



# 烽火佳人

Fenghuo

Jiaren

瞬间倾城 

shunjianqingcheng



# 烽火佳人

Fenghuo

Jiaren

瞬间倾城 著  
shunjianqingche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传媒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佳人 / 瞬间倾城著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54-7050-8

I. ①烽… II. ①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690号

图书策划:支 歆 马志明

特约监制:马志明 王 平

责任编辑:吴 双 朱 诺

封面设计:肖 杰

---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3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80千字

---

定价:35.00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010-87670231进行调换)

## 目 录

---

楔子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001
故国家梦	005
繁华梦冢	016
正恁凝愁	029
惊错春意	043
碧玉蒙尘	057
峰回路转	067
齐大非偶	081
义无反顾	094
刹那聚散	107
花嫁盟约	119
洞房花烛	131
展露锋芒	145
生死与共	160

---

尾声	落心有情	烽火连天	颠沛流离	香消玉殒	天翻地覆	恍如隔世	走投无路	孤立无援	相濡以沫	濒临绝境	祸起萧墙	风雨飘摇	乌云蔽日
355	343	330	319	307	294	282	269	258	246	234	222	197	173

## 〔楔子〕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一九九九年冬 辽宁 鞍山 大雪连天

大雪将这个东北重工业城市铺罩得一片银装素美。用羽绒服、军大衣、各色围巾将自己围绕缠紧的行人们嘴边哈着淡白色的雾气，雾气在脸上弥散开来，凝结冻成冰珠挂在眉毛睫毛上，晶莹水亮。

这是一场五十年来前所未见的暴雪，交通停滞，城市瘫痪，被迫弃车步行的人们匆匆迈开步伐向家赶去。所幸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对暴雪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老人从爬满冰凌的窗子上呵出暖暖的一块光亮，看着外面生活几十年的熟悉城市，无声地笑了。她也习惯了这种暴雪的日子，仿佛所有过去的一切在南国城市的回忆全部被雪掩埋在地底，再也找不到丝毫痕迹。

她的膝盖已经承受不住这样的姿势，回头看了一眼裂开皮的欧式皮沙发，想要挪回沙发上去。那是孙子结婚时她送的礼物，用了差不多有二十几年，如今已经斑驳不堪了。

八十年代初期国内物资还很紧张，手边没有家具票的老人想给孙子买件像样的结婚礼物也不能够。于是偷偷用手里存下的最后两只金耳环抵押给农村的老木匠，求他给做一套沙发来。老木匠却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便让她画好图再来做。她一周后送去了凭借记忆描绘的图样，整整用了两个月时间老木匠才琢磨出这古怪东西的做法，依葫芦画瓢打造出个样式相仿的沙发来。沙发送到孙媳妇家，顿时为儿子儿媳添了不少脸面，看到孙媳妇羞涩的笑容，她欣慰的跟着笑了。

这套房子是极其破旧的工厂职工楼，四周墙壁用灰白色涂料一刷到顶，屋子里摆放着八九十年代的老式家具，除了这款欧式皮质沙发，房间里的一切处处显示着房子主人并不

宽裕的家境，沙发正对着的电视，甚至还是八三年凭票抢购的21寸日立牌彩电，为了这台电视，全家人排队排了整晚才在朋友手中拿到了珍贵的电视票。二十几摞十元票子换回了二十几年的美好回忆，也算物有所值了。

苍老的老人看够了屋外的风景，终于还是挪动身体慢慢蹒跚了步子走回到沙发上。她不大用遥控器，所以重孙子看什么台，她就跟着看什么。很快她被电视里的新闻所吸引，吃力的看着电视屏幕，似乎想从中发现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宝。

在老人的身边，重孙子杜岳和女朋友正在嬉笑着打情骂俏。那是个活泼的姑娘，圆润的脸蛋，干净利落的扎着马尾辫，老人时而对地笑笑，她也极其友好的朝老人赧然回笑。她开朗阳光的笑容总会让老人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青涩和拘谨。

真是幸福的小两口。老人吃力的露出笑容，继续扭回头盯住电视。

厨房里，老人的孙子杜长平和孙媳妇陈久文正在忙碌着，杜长平揭开锅，一股香气扑出来，他深深闻了闻，心满意足的感慨：“都说好吃不如饺子，咱们的幸福日子美无边啊。”

在鞍钢工作当了多年炉前工的他，体态壮硕，笑时泛青的胡茬更为明显。

是啊，这样的生活，他已经非常满足了。上有百岁奶奶，下有即将结婚的儿子，似乎生活如此平静下去，再有个二三十年他也可以心满意足的闭眼了。陈久文嗔怪的啐了他一口：“摆桌子，赶紧开饭，饺子快凉了！”

此时，客厅那个不算大的电视屏幕正在播出一条新闻，新闻的背景是人头攒动的拍卖会现场，环境声音异常嘈杂，记者的声音被淹没其中根本听不甚清，老人探出身子努力的听才勉强分辨出记者在人潮中的报道：“本台报，一场集合上海旧宅的最大拍卖活动即将在上海拉开帷幕，据了解，在所有拍卖旧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曾任宣统时期内阁学士佟佳鸿仕的旧日府邸，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中西合璧形式的老宅，是具有浓厚的中国封建意识大家庭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异化的产物，具有重大研究和保存价值，此次拍卖一旦正式启动，将本着有利于保护为前提进行项目招标……”

杜长平在客厅一角桌子上放上几盘饺子和菜，摆好酱油蒜泥，热情的召唤大家吃饭：“都过来吃饺子咯，今晚的饺子馅光肉就放了三斤！再晚一点可就抢不到了！”

老人似乎没有听见孙子的炫耀，她蹒跚的走向电视机，站不直的双腿似乎已经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整个人噗通一下跪在电视前。她小心翼翼的摩挲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佟家老宅的景象，一寸，一寸，再仔仔细细用耳朵贴在电视喇叭旁听着电视里记者被挤得变了腔调的介绍。

杜长平和正在用围裙擦手的陈久文面面相觑，重孙子杜岳也带着女朋友凑到太奶奶跟

前好奇地打量她失常的举动，整个屋子里立刻寂静下来。

老人忽然扭过头朝众人，声音几乎变了声调：“这里，就是这里！这是我的家，我跟你们说过的佟苑就是这儿。

原本紧张的几个人突然松了一口气，杜长平更是随意把饭桌往前一推，憨笑着敷衍老人：“奶奶，行了，这点儿事你都叨咕一辈子了，咱们都不核计那是真是假了。”陈久文听见太婆婆这样说，也笑着摇头去厨房忙碌，临走嘴上还不忘挖苦一下杜长平：“我还以为你们老杜家藏着啥宝贝没告诉我呢，白高兴了。”

重孙子杜岳走过来，弯腰搀扶起太奶奶：“太奶奶，那肯定不是咱家，咱家是姓杜的，别在电视上摸摸索索的了，麻溜儿起来吃饺子吧，都搁凉了。”

老人被曾孙扯动了胳膊慢慢抬起头来，望着他粗重的眉眼，似将思绪又从电视中带回，终于泛起了苦笑：“是啊，我都忘记了，我们是姓杜的……”

于是众人摇头散开，又各忙个的去了，对于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就犯糊涂的事，他们已经很少挂在心上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添出的毛病，管与不管都是一样，随她去吧。

唯独落寞的老人绕过冒着腾腾热气的酸菜馅饺子，一个人孤零零走回自己的房间。

在没有关门的厨房里，杜长平对媳妇说：“我看奶奶的老年痴呆症又重了。”

忙碌中的陈久文叹口气，继续动作利落的收拾碗筷，头也不回就说：“她总是说你们家是大户人家出来的，真是好笑，你们老杜家要真是大户人家，我们还能住这破房子二十多年？”

杜长平咧嘴一笑，双手搭在媳妇的肩头：“她是老糊涂了，这么多年我就没见她清醒过几天。”

陈久文把酱油和醋放在杜长平怀里，手比了比脑子：“怪可怜的，岁数到了，人真是不行了，当年咱俩结婚时候多精神个老太太，现在咋能糊涂成这样？”

杜长平想起那时候的奶奶点头：“是啊，那时候全家人就数她最爱干净，衣服都是浆过才肯穿的。嘘，别说了，奶奶也没几天活头了，咱好好待她走完这辈子也算是对老人问心无愧。”

杜岳搂着女朋友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也在对她耐心解释：“刚才没吓着你吧，我太奶奶就这样，脑子有问题，没什么大事，别害怕啊。”怀中的人似乎提起老人还有些心有余悸：“等咱们结婚了，你太奶奶要跟咱们一起住吗？”

杜岳点头：“这是必须的。只要太奶奶身体健康，咱们就得跟太奶奶一起住。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跟我爸说，让我爸养好我太奶奶，说她这辈子可不容易了。不但我爸养，我也得



养。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没商量。”得到这样的答复，显然是有些不满的女孩子又问：“那你奶奶是不是真姓佟啊？她总叨咕佟家佟家，是不是真就是她娘家啊？”

杜岳搂着女友嘿嘿傻笑：“姓佟的多得是，这又不能证明她就是佟家大小姐。”似乎想到什么的女孩子再问：“备不住有个万一呢？”

杜岳立即从床上站起来，在地上吧嗒一下向女朋友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没有万一，我们家八辈贫农，我太爷爷是钢厂挖煤的，我爷爷是钢厂开车床的，我爸是钢厂炉前烧钢水的，我是钢厂开天车儿的，咱们家一辈子根红苗正！一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没有！”

猛然间，老人房间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动的声音惊住全家，房子里的几个人嘎然而停住了。

老人颤巍巍走到自己床边，她弓下腰，从床底摸索半天才翻出一个铺满灰尘的木匣子，将木匣子捧在手上精细的吹吹上面的灰尘，又小心翼翼的打开，木匣子里藏有一本古老的黑白影集，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她抚摸影集得意笑笑，低下头，将影集一一翻开。

第一页：一个身穿旗装扎着小辫子的女孩子正站在身着清朝贵族服装的父母身前微笑。背后正是桃花遮映下，电视里曾经出现过的佟家老宅。

一只枯槁的手轻轻抚摸在女孩嘴角灿烂的笑容上，一滴浑浊的眼泪滴落在相纸上，慢慢晕开……

## 故国家梦

凌晨风劲，送着佟苑内栽的桃花香气弥散开来，将满园春色留在中西合璧的小院里。

佟佳鸿仕和那拉氏一袭旗装伫立在大门口，搂着小毓婉对着硕大的镁光罩子微笑着。轻风浮动，小毓婉旗装长夹袍露出的内衬竟也是内造的缣丝刺绣，足见佟佳家多年来在申城做洋务获利不菲。

小毓婉圆润的脸庞肌肤细腻红润，一双明亮眸子微微扬起，嘴角也紧紧抿着靠在额娘身边，左手还牵着阿玛的衣角，那拉氏一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发，一手也牵在丈夫的手臂上，佟佳鸿仕与她们母女俩离了一些距离，端正的面容上并不见笑容。

前方镁光灯一闪，摄影师从黑布罩子里探出头：“佟大人，请向右站一些，再笑一些。”

佟佳鸿仕回过身，笑着为那拉氏拉扯一下夹背心，“可能是有些太紧张了。”那拉氏也为他整理一下头顶的双眼五品花翎的顶戴。两个人再次并拢身形，齐齐露出笑容，听得前方噗的一声又冒出一股镁烟，只是两人下方的小毓婉却已经无影无踪。

天色渐渐开始放亮，佟家大门外，佟福带着佣人们正在七手八脚的搬运行李：“快点，快点，眼看就要出发去京城了，东西怎么还没准备好？”佟苑树上驻足的鸟雀被他浑厚的嗓音震动，扑棱棱扇动翅膀飞了出去。

那拉氏望了望身后的老宅，满是桃花盛开，花蕊犹在风中摇摆不定，她对佟苑有些依依不舍，叹口气：“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佟佳鸿仕神色也有些怅然，只是故作无谓摆摆手：“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人还没走呢，你先惦记回来做什么？如今新帝登基当今太后肯重用我佟佳鸿仕，是咱们佟家的莫大荣耀，他人求之不得，你倒先忧心忡忡起来。”

那拉氏不自在的抹了抹两把头上所佩的点翠花钿，背过身去长叹一声：“如今新登基

的小皇帝才三岁，根本做不了主，我们去也讨不到什么好处。我娘家兄弟也说了，去了无非就是个空闲的差事做，如今全家在申城待这般久了，也适应此处衣食穿戴风俗民情，再回京城，反倒不知该如何生活了。”

佟佳鸿仕不想再听那拉氏唠叨，不耐烦的摆摆手：“行了行了，你这车轱辘话都说了两个月了，敢情你还敢抗旨不遵不成？”说罢，他甩了一下袖子，自己先怒气冲冲回了内苑。

那拉氏也有些恼怒，往前跟了几步，忽然发现自己手中的孩子没了转过身唤人：“素兮，毓婉呢？”

素兮匆匆从后院跑过来，四周打量一番也慌了神：“奴婢没看见，大小姐是不是回宅子里玩去了？”

那拉氏立即遣素兮招呼管家佟福，佟福忙碌中听闻太太召唤来不及擦汗，急急忙忙跑过来，扫袖躬身施礼：“太太，您找我？”

那拉氏皱眉，“毓婉这孩子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赶紧带几个佣人找找，别误了老爷启程的吉时。佟福应了一声忙带着佣人四处寻找，那拉氏则由素兮搀扶站在内苑台阶阴凉处等待。

升起的阳光刺得人双目微微闭拢，那拉氏心里突然有些异样的突突跳着。

很快，佣人们兜着宅子转了一圈不见毓婉身影立即过来回报。“太太，大小姐房里没有人。”“太太，后花园也没有大小姐。”“太太，正花厅也没看见小姐。”

那拉氏这才当真有些急了，她嫁入佟家十年只诞育毓婉一女，所幸佟佳鸿仕因她娘家显赫地位倒也不曾表示在意男女子嗣问题，更不曾纳妾再娶。此时独女若是失踪，她该如何向佟家列祖列宗交代？思及至此，那拉氏颤抖了声音：“那书房呢？”

佟福摇头，以袖子擦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奴才去过了，也没有。”那拉氏闻声，双腿一软，顿时瘫软了身子，素兮立即上前搀扶住她。

那拉氏平复了呼吸，半晌喉间方才能发出声响：“快，快去禀告老爷，大小姐，大小姐丢了……”

赌场污浊的空气中，一个个赌徒已经输得赤红了双眼，他们赤裸着上身，将身上背的布褡裢放在桌边，双眼巴巴看着桌子上的骰子盅，老式摆扇呼啦呼啦一下一下拽动扇风却无法驱散赌徒们鼻孔里喷出的浓重热气。

周鸣昌拖着儿子周霆琛挤过前面所有的人，犹疑着把一个粉红色钱袋压在数字上面。周霆琛愤然拉扯着周鸣昌的胳膊，盯着钱袋焦急的叫道：“爹，娘在家还等咱们带钱回去还债，赶紧回去吧！不能再赌了！爹！”

被儿子扯得不耐烦的周鸣昌回首举拳，周霆琛昂起头并没有躲闪，眼底没有丝毫惧怕。

周鸣昌一拳捶在赌桌上：“别瞎胡闹，赶紧回去，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他一回头立即将粉色钱袋往前一推：“我，我全买了！”

周霆琛上前猛的一把抓过钱袋，紧紧捂在怀中，周鸣昌一巴掌打在儿子后脑勺上：“再敢乱动，老子打死你！”

赌徒们见父子俩发生争执，立刻哄堂大笑：“周老七你不会是偷女人的钱来赌吧？”“周老七，你连儿子都管教不了，还赌什么钱啊？”周鸣昌脸腾的一下涨红了，立即恼羞成怒的辩解：“什么偷？老子才不是偷，这就是我的钱，我娘们的钱也是我的，周霆琛，赶紧给我回去，不然老子打死你！”

赌场老板从周霆琛手里抢过钱袋，拎起在眼前看看，周霆琛立刻扼住钱袋子，又夺回手中不放手。赌场老板见状皱了眉头：“嗨，你这个小毛头，你爹都把钱给我了，你来充什么梁山好汉？滚滚滚！”说罢赌场老板又把钱袋一把抢过来，揍了周霆琛一拳，将粉色的钱袋子打开，把铜钱铺在手心数数，撇嘴。

赌场老板咧开嘴冷笑：“就这些钱？好吧，算你不是偷娘们的。都压上？那你可别后悔！”

周鸣昌确实有些不舍得，这些钱是自己婆娘借来的下个月米粮钱，真赌光了，下个月一家三口就要喝西北风了，他哆哆嗦嗦伸出双手，想要拿回点儿。

赌徒们见状顿时起哄：“周老七你还有没有种，是不是爷们？放下的钱还想往回拿？你赶紧带你儿子回家守老婆去吧！”

被嘲讽的周鸣昌咬咬牙，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把手中的钱都压上：“老子不后悔，开吧！”

见他撒开了赌，赌徒们齐声叫好，赌场摇骰子的人端起骰子盅开始摇晃，伴随着骰子盅里清脆的撞动声响，众赌徒的情绪仿佛已经被人一把火点燃，青筋暴起的围着赌桌齐声高喊：“开！开！开！开！”

骰子盅咣当一声落在赌桌上，缓慢掀开，周霆琛推开父亲阻挡定睛一看，脸色顿时青白死灰。

输掉手头所有钱的周鸣昌跪在赌坊外，给赌场老板不住磕头：“求求你，把那些钱还给我一些，那是下个月的米粮钱，没有这钱，我们家都要饿死了，老板。”

周霆琛被围观的赌徒们推到一边，看着父亲举动，人直直站着右手的拳头握紧又放

开，疾步走过去噗通一声也跪在周鸣昌身边，头倔强的偏向一边，并不开口求饶。

赌场老板拿着牙签一边剔牙，一边指指点点周鸣昌的脑门：“别说你和你儿子才跪了半天，你就是跪死在我这赌坊门口，我也不可能把钱给你。今天把你输的钱给你了，明天再有人跪我还得给，我又不是开育婴堂的洋人，没那么多的慈善菩萨心肠，去去去，滚一边去，别脏了爷的鞋子。”

周鸣昌绝望的抱住赌场老板的大腿拼命的磕头：“大爷，把钱给我吧，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那钱确实不是我的，是我女人借的贷，现在一分钱没有了，我回去没办法跟我女人交代，过两天追债的要上门，是要出人命的。”

赌场老板把嘴里的牙签朝一边啐了，将周鸣昌踹到一边冷笑：“我管你有没有办法交代呢，来人！打这两条挡道的狗！”

扑上来一群打手将周鸣昌拎起来暴打，三拳两脚周鸣昌的脸上已经挂了彩，周霆琛想上前帮忙，周鸣昌立即用手势制止了儿子的贸然举动，一时间巷子里尘土飞扬，四周的赌徒们围观叫好声四起，只有周鸣昌一个人被围在中间抱头挨打。

很快，周鸣昌就抵抗不住了，终于还手和打手们厮扯起来。周霆琛在一旁看着父亲挨打心中万分着急，被父亲制止不敢动弹的他很快也被打手们拎过来一起打。起初周霆琛不敢还手，胸口被踹了重重的几脚，后来被人打久了，不逊的性子涌上来猛地扛住一个打手掀翻了过去，将众人推到一边，几步扑到赌场老板面前，从地上捡起砖头朝赌场老板脸上蹦起来拍下去：“把钱给我娘，把钱给我娘！”

赌场老板根本没将眼前这个干瘦少年放在眼底，冷不防被周霆琛蹿出来一砖打倒在地，反手再想去夺，又被周霆琛狠狠拍了手，满脸满是血的他只能惊恐躲闪殴打，嗷嗷的求饶：“小哥，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哎呀，快来人！”

回过神的周霆琛看看自己手中沾满血的砖头，再看看赌坊老板被打破的头，当即吓得不知所措起来。周鸣昌见儿子闯祸了，连忙朝他大喊：“赶紧跑，快跑！”周霆琛听到父亲的提醒，扔掉砖头疯狂的从小巷子里钻出去仓皇逃走，周鸣昌一头顶倒一个打手，立即撒开步子也跟着跑远了。

赌场老板没有了生命威胁，仿佛又生龙活虎活过来一般，他蹦起来叫骂：“给我追，不能放过他们爷俩，把那两个瘪三给我抓回来！让他们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十几名打手听命令跟着周鸣昌父子俩追杀出去，赌场老板这时才伸出手擦了擦头，疼得一龇牙：“妈的，老子居然让个毛头小子给开了花！晦气！”

墙角冒出周霆琛伤痕累累的脸，他朝两边张望了一下，用牙撕开衣服将受伤的手腕包

扎起来，拐角跑过来的十几个打手到处找不到他，一直在岔路口徘徊。此处是使馆区，有钱人比比皆是，又有洋人警长在一旁来回巡逻看守，方才那些打手并不敢行径太过嚣张，有人压低声音：“走，咱们去前面看看。”

打手们离开后，周霆琛倔强的脸庞再次从墙角后露出，他担忧的张望了自己身后来的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现在怎么样了，刚刚从巷子出来父子俩就跑散了，只有他一人憋口气一直跑到此处。

猛然间他身后后门咣当一声打开，惊得周霆琛躲闪不及，一盆脏水哗啦一下从天而降，一盆带着杂物的水全倒在他的身上，浇了个透心凉。

使馆帮佣的阿婆也被鬼鬼祟祟的周霆琛吓了一跳，立刻叉腰嘴里骂骂咧咧的说：“小赤佬，依想偷阿拉东西伐，依想做啥！”

周霆琛被当头一盆水惊得呆住，他愤然捡起身边的纸来擦脸上的污水。“谁偷你东西了，你这里的破烂求大爷拿，大爷还不爱动手！”

那阿婆见他脸上凶相，衣服又是破烂不堪，怕惹了祸事，又嘀嘀咕咕骂了两句迅速的锁上了门，周霆琛见她惧怕了哼哼两声，又从废纸堆里抓过一些纸擦脸，擦着，擦着，猝然，他被手中报纸夹缝中刊登的一条寻人启事吸引住目光，如获至宝的展开报纸：“爱女佟……于两日前走失，若有善心人士救助找回，必定重金……，佟……。

虽然报纸上有几个字并不认得，但得到这一消息的周霆琛如获至宝，走失人口有重金酬谢，这是天上掉下的好处，他四周警惕的看了一眼，立即把报纸摺叠几下小心翼翼地藏在怀中，低头想了想，转个身向西北方向跑去。

城郊人市，遍地都是蹲在一旁头顶插着草标的女孩子，露出惊恐的眼睛望着来往的行人。

此处是人市，吃不饱饭的人家会送女儿来此换粮食，也常常有被拐来的孩子充当自家孩子被人牙子卖掉，这些女孩子大户人家买去当丫鬟，没钱人家买去当媳妇，甚至连青楼的老鸨子们也会定期来此挑选样貌好的女孩子来为日后清信人储备做打算。如果那个走失的孩子被拐子卖掉，多半是会出现在这里。

周霆琛在拥挤的人群里到处查看着，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姓佟的女孩子到底长什么样，也不知如何从这一群女孩子中找到她，只能跟着人流向前走，四处可以看见人贩子和老鸨在女孩子惊恐的眼神中谈价钱，人贩子敲打自己手边女孩子的脸蛋：“这个五十文，一枚不少。看这脸蛋，买回去保管赚得盆满钵满的。”

身上穿金戴银的老鸨咂咂嘴，晃着带了十几个金钏子的粗手挑剔的拎起这个女孩子前

后打量，不满意的撇撇嘴，随手将其推倒，直接跨过她的头顶继续往前挑：“我说，你这批货可不怎么样，连粗使的丫头都找不到，下次没好货，可别叫姑奶奶来了。”

突然人群里传来尖锐的呼喊声，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女孩冲出人群想往外跑，边跑边喊：“救命，救命！”可人还没跑出几步，就被人贩子一把抓住，撕扯着衣裳劈头盖脸的打她：“你还敢跑！看我不打断你两条腿！”

老鸨闻声停住脚步，狐疑的看小女孩撕咬着人贩子。这个女孩子年龄太小，身量未足，根本还看不出样貌体态，只是一味咬着人贩子的胳膊大叫：你不是我阿玛，我要找我阿玛！”

小女孩呼叫的声音尖锐刺耳，眼看着人越围越多，人贩子也不由得心虚起来，一把捂住她的嘴：“小兔崽子，老子就是你阿玛！”

被捂住嘴的小女孩喊不出声，只是呜呜的扭动身子，人贩子立刻将她带回到自己地盘，很快就拿了根麻绳将小女孩捆上。两人身边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哎，你这么狠心？到底是不是你家亲闺女？还是买来拐来的？”

人贩子被人们问得不耐烦了，便伸手去推搡众人：“看什么看，没看见过卖人啊？”

小女孩连忙又高声叫喊：“我是旗人你不能卖，我阿玛是新任内阁学士佟佳鸿仕，你不能卖我！”

面目猥琐的人贩子听见小女孩胡言乱语不住冷笑，扬手一个耳光将她扇倒在地：“你阿玛是内阁大学士？老子还他妈的宰相包大人呢！滚一边去，不然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被他的威胁震慑住的佟佳毓婉先是畏缩的躲了躲身子，随后咬住嘴唇憋足了劲头，她乌黑的大眼睛一直在不停地打量四周，突然，起身咬住人贩子的手，人贩子吃痛不住将她甩到一旁，她再次爬起来从圈子里跑出去：“救命，救命！”

还没等冲到人群外，一身红褂裙的老鸨一把将她抓住，拎着衣领提到面前，掐着她的下巴左右仔细打量后笑了出来，嘴里的金牙阴森森闪着光芒：“这小姑娘倒是细皮嫩肉眉目清秀的，看起来跟那些乡下丫头不一样，怎么卖？”

人贩子闻声立即凑上来，三角眼见老鸨子袖口里揣着厚厚的银票，当即谄媚地把小女孩往前送：“这孩子模样好，您买回去当个清信儿肯定能赚大钱。”

抓着女孩子的老鸨子又掀开她的破烂衣服看了看手腕上的皮肤：“这孩子看着不像是普通人家粗养的，老实说，你这孩子从哪里拐来的？”

人贩子怕惹麻烦硬了脖子倔强道：“什么拐来的，这就是我女儿。”

老鸨子听完，大口唾他：“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这癞蛤蟆模样还能生出这样细嫩的女儿？这女孩子原来的衣服，赶紧给我看看！”

被人揭底的人贩子表情有些悻悻将女孩子原来的衣服丢出来，满不在乎的说：“我可不知道她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反正你给点钱，想带哪去就带哪去。”

老鸨抓过衣服，仔细打量手中做工考究的衣裳，先是吃了一惊，随后若有所思的嘀咕：“这可是缙丝金绣呢，正八经的内造贡品，好料子，好针线，这……”这样的姑娘家，若非是达官就是显贵，如果真将她收到楼里，没准还会惹来麻烦……”

老鸨子还在沉吟，浑身是伤的周霆琛突然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抱住女孩子哭着问：“妹妹，妹妹，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连日来饱受惊吓的小毓婉已经不敢轻易说话了，乌黑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眼前哭得涕泪横流的周霆琛，刚想要挣扎，周霆琛当下死死按住她的胳膊不放，他趁众人不注意悄悄在她耳边说：“是你阿玛佟大学士让我来接你，乖乖听话，先别哭。”

戒备心很强的佟佳毓婉起初并不相信他的话，可是见他身上伤痕累累，又紧紧抱住自己的模样，似乎不像坏人，她当即乖巧的趴在周霆琛身上，一双眼睛却是片刻不停的打量周霆琛举动。

周霆琛抱着佟佳毓婉指了指人贩子的鼻梁，眼睛几乎能冒出火来：“这是我妹妹，你胆敢拐卖女童，你跟我去衙门说个清楚！”

老鸨在周霆琛背后冷眼打量周霆琛许久，虽然这少年眉目清秀，但与被拐的孩子模样根本就不像，她冷笑：“你妹妹？穷鬼，你看看她穿的缙丝刺绣，再看看你脸上洗不干净的黑泥，你们俩怎么可能是兄妹，分明你是冒充的！”

一句话说得在场人愣住，被揭穿老底的周霆琛更是吓得停住脚步，人还没反应过来，人贩子立即扑上来将他按倒在地：“好你个小兔崽子，敢骗你爷爷我！”

身型未成的周霆琛被人贩子一拳揍在脸颊，鼻子当下蹿出血来，因为抱着毓婉双臂使不上力气接连又被揍了好几拳，吃不住的他胳膊一松，毓婉当下摔倒在地，她见周霆琛满脸是血倒在地上，吃力的爬过去抱紧他大哭：“他是我哥哥，真的是我哥哥，你不要打他。”

人贩子见状冷笑，反手又扇了周霆琛一个耳光：“你哥哥？那好，那就问问你哥哥，舍得拿什么来换你这个妹妹？”

周霆琛想来冒领佟佳毓婉也是因为有大笔的赎金可以交给娘过生活，若真有钱，何必来做这份苦差事。一时间被乍问到赎佟佳毓婉的条件，他不知该怎么回答是好。

人贩子似笑非笑用脚踩住他的手指，从腰间掏出防身用的匕首，匕首尖指着佟佳毓婉的鼻子问：“没钱赎你妹妹？那你就用手指来换……”

手指被人贩子碾在脚下，传来的剧痛逼得周霆琛咬紧牙关，双眼陡然射出冰冷凶狠的目光，吓住人贩子没敢再说下去。佟佳毓婉定定望着满脸是血的大哥哥，他的目光也扫过



她，瘦隽的面庞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

他用另一只手摸佟佳毓婉的双眼，佟佳毓婉眼前被黑暗笼罩，耳边忽听得他柔声说：“乖，不要睁开眼睛。”

毓婉心中似乎已明白即将要发生什么事，她想哭想闹想去阻止，但身子微微颤动不敢出声。他和她靠在一起，他的身上甚至还有驱之不散的浓重血腥味道，她察觉他的手从自己眼下拿去，她扇形的睫毛颤动一轮鸦色，却听话得没有睁开。

周霆琛挣扎开双臂，用双膝支撑起身体，一把从人贩子手上抢过匕首，按在自己小拇指上：“如果我用手指换我妹妹，你放不放？”

听得交换自己的条件，毓婉稚嫩的身子抖了一下，心砰砰乱跳。

人贩子原本只想吓吓眼前这个傻小子，根本不信他敢自切手指：“放，只要你敢切，我就放！”

此事已被僵持住，周霆琛知道，若自己此时不肯下手，不仅佟家的赎金要不到，也许人贩子还会喊来同伙把他打死，娘还在家里等爹拿钱回去，不知道她这两天到底吃没吃东西，他必须快点拿到钱才行，父亲借的高利贷也要到期了，下个月……周霆琛忧心如焚闭上眼。

狠狠心，手起刀落。

周围围观的人多半想这少年不会拿自己的手指开玩笑，起先还在津津有味看着，周霆琛拿起匕首时，已经有人想要出手阻止了，只是说时迟那时快，银光闪过时所有人啊呀一声齐刷刷闭眼，再不忍看了。

佟佳毓婉闭紧眼睛，始终没有看见眼前残忍的一幕，她只是张开嘴，嗓子里却喊不出声响，仿佛呼吸被人扼住了，根本说不出话来。

人贩子被眼前一幕也唬得声音变了腔调：“你，你这个小子疯了！”旋即回过神来，招呼大家给自己作证：“各位可都看到了，是他自己切的，与我毫无关系！”

周霆琛并不理会人贩子的话，强忍住切断手指疼痛，满额头是汗的他惨白着脸，用没有受伤的手抓过佟佳毓婉的衣服缠住自己缺了半根小指的手掌，硬邦邦站起身，随手将小毓婉搂在自己怀中，毓婉扑在他的怀中，眼睛还在不住的瞄向他那包着衣服的手，血一点点从衣服里渗出来，她吓得不敢再看。

围观的人目瞪口呆的目送周霆琛抱着佟佳毓婉离去，再低头看着还有鲜血的地面，仿佛还不敢相信眼前骤然发生的一切，就那么电光火石的一瞬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人贩子看看自己防身用的匕首，又看看地上的血，想了半天，才抱着脑袋憋出一句：“妈的，这小子真是想媳妇想疯了，到老子头上抢女人！”

围观的人们听到这句话，似乎终于将方才的震惊找到一个宣泄出口，一并哈哈大笑，